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五)

周小磊 译

张红玲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意〕格·黛莱达	
鞋	员
〔意〕乔·维尔伽	
牧人耶利	怨
〔意〕卡德西	
天使岛	源
〔意〕玛·塞拉奥	
不是乔万尼诺就是死	殒
〔意〕维·布朗卡蒂	
一场美梦	员缘
〔意〕安·费伦佐拉	
母女	员
〔意〕赞·钦齐奥	
摩尔军官	员
〔意〕安·格拉齐尼—拉斯卡	
肥鹅	员
〔意〕福奇尼	
省督来访	员

鞋

〔意〕格·黛莱达

即使没有案件，艾利亚·卡拉伊也照样到法院调解处去。到那里的等候室一坐，把记事本放在膝盖上或靠在墙上，用方言写起献给他妻子的诗来。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了，因为岁月艰难，人们连吵架都要考虑考虑值不值得；因为同样的原因，大名鼎鼎的律师、昔日的教授和退休职员们也都充当起代诉人来了。大厅内熙来攘往，一片喧闹：婆娘们为了几分钱的小事赶来，相互辱骂，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但又极力显出一副郑重其事的神情，好象是在瓜分世界。骗子们昂首阔步从他们的债主面前走过，随时打算起誓：他们并没有欠债主一分钱。而那些急于找到自己顾主的代诉人不时向这位或那位顾主走去，设法多赚一些印花纸钱。艾利亚对这一切丝毫不感到奇怪。

“我熟悉这个世界，
该发生的事总会发生。”

他在献给妻子的古代诗中这样写道。

“我熟悉这个世界，该发生的事总会发生。作为诗人和哲学家，一切都不使我惊奇。人生好象秋千：今日上升，明日跌落，后天复又上升。金百合花，不要失望！也许我的阿戈斯蒂诺大叔会把他的妻子撵走，剥夺她的遗产继承权，又想起我们来。那时我们就到海边去，遥望远方的帆船，像新

— 员 —



婚夫妇似的握手。不过我们现在也是幸福的：我们的家院溢满着宁静和爱情。而你，黎巴嫩的香柏，我的宝贝，我的皇后……”

一个冬日的早晨，车夫用硬如石块的手拍拍艾利亚的肩膀：

“你呀，还不快去！我运树皮到泰拉诺瓦镇去过了，见到了你那位开运输行的阿戈斯蒂诺大叔。他病得很厉害……”

艾利亚站了起来。他面露愁容，痛苦地用手摸了摸灰白的头发：

“我去告诉妻子这悲痛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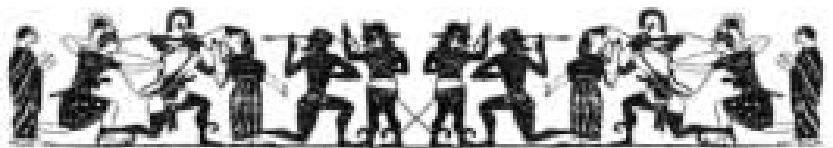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可是妻子显得并不过分激动。她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连站都没有站起来。她全身平民装束，衣着和发式倒还时髦。可是她那毛了边的轻薄衣衫、破旧的鞋子、像黑的光圈那样披散在她那困贫血而显得格外苍白的脸庞上的稀稀疏疏的头发却暴露了她的清贫。曾经是黑溜溜的一双大眼睛如今却变成榛果色的了，像野兔的眼睛那样凝视着，无动于衷。

从室内传来法院调解处那样的吵闹声。他们夫妇俩在这幢楼里租了一间通往院子的小房间。房子的主人们在吵架，在他们开的小酒馆里，人们在玩猜拳游戏，间杂着粗野的狂笑。

艾利亚的妻子，像她那位在调解处工作的丈夫一样，对身边的闹声听而不闻，无动于衷。而这也正是丈夫所希望于她的。他爱她。

“你知道吗？我现在打算做些什么？”艾利亚对妻子说，

— 圆 —



轻轻抚摸她的头发，仰望着天空，“我要走。”

“去哪儿？”

“去哪儿？现在大家不都在议论纷纷嘛？上阿戈斯蒂诺大叔那儿去。而且天气又那么好。”他补充了几句，但没有把全部想法都泄露出来。可是妻子可能猜出了他的心思，因为她望着他那双单薄而又破旧的鞋子。她问道：

“那末路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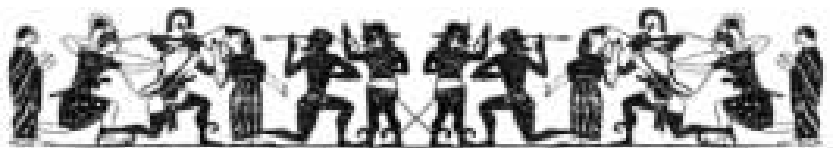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有。你不必担心，一切都不要担心。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善于沉着对付，精通哲理，就能万事顺利。一切取决于能否互相爱戴，殷勤相待。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这些事情了吗？不是就在这里说的吗？今天早晨说的……你想念一念？……”

他把写着诗的那些纸页从记事本上撕下来，然后，涨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让诗篇落进她的怀中。这就是他留给妻子将来几天用的唯一的生活费了。

他上了路，身上只带了三个里拉，因为他太熟悉世道了：要向别人借些盘缠，就等于浪费时间。

另外，他也已习惯于这样的想法：他只希望从自己沉着的哲理和阿戈斯蒂诺大叔的遗产上去寻求帮助。他又是擅长走路的人，与其担心自己的脚，还不如说担心自己的鞋子；只要万事顺利，一切就会得到补偿。

到奥罗赛依镇之前一切进行得也确实顺利：走的一直是下坡路，松软、平坦，四周景色如画。瞧一眼这美丽的景色就会使人忘却人世的苦恼。他仿佛穿越着一个迷人的村庄：金刚石般的太阳向周围的一切投去阴凉晶莹的光彩，青草和岩石闪闪发亮。艾利亚越往下走，越感到太阳光的温暖，金



色的光线也越发强烈。最后，他在丘陵伸往海边的大理石山脚下发现了一片鲜花盛开的杏树林。

可是太阳忽然消失了。寒夜紧接着短暂的黄昏降临大地。艾利亚觉得自己的双脚湿淋淋的，原来，他的那双鞋子已经破裂。这样的事也是应该发生的，但是他不用通常的哲理去对待它：他没法把鞋修好，又不能向人家借一双。诚然，穿着破鞋走路是困难的，但是，像个乞丐模样到大叔家去也很不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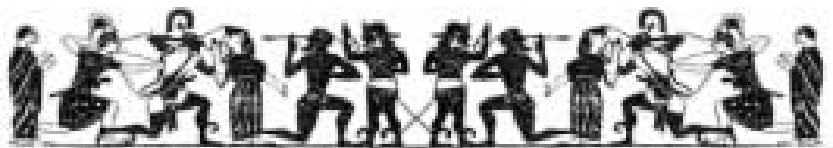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为了自己的前程，为了妻子的身体和生活，他必须千方百计给自己弄到一双鞋。可是如何弄到呢？艾利亚不知所措。不知不觉，他已经来到了镇上。

道路一片漆黑，刮着海风。四周杳无人迹，只是从广场的一家小客店透出一点微弱的灯光。他走进客店，订了床位，付了钱。店主给了他大统间的一个床位，那里已睡着另外两个过路客人。其中的一个发出雷鸣般的鼾声。艾利亚和衣而睡，但无法睡眠。他看到的是一排排的鞋子，有的在道路的两侧，有的在屋里，有的在田间。许多鞋藏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另一些鞋放在床脚下，似乎在看护着梦中的主人。还有一些鞋守候在门槛上。也有一些鞋像他的鞋那样分享着穿者的忧虑和穷困。

风的呼啸声和过路客人的鼾声伴随着他的固执的想法。时间在流逝。一颗好象被海水浸湿的浅蓝色的星星升过来了，高悬在颤动的窗玻璃后面。艾利亚想念他的妻子，挂念他那些献给妻子的诗篇，向往等待着他们的舒适的生活，如果阿戈斯蒂诺大叔把自己的遗产留给他的话。

他从床上站起来，弯身到处摸索。他拿起那个发出鼾声

— 源 —



的人的鞋子，沉甸甸的。他感到他的热乎乎的脚步踩到了冷冰冰的磨损的鞋钉。他放下了鞋，又在地板上摸索起来，寻找另一个人的鞋子，可是没有找到。

突然，走廊里发出一阵轻微的声音，似乎一个光脚人在那里走过。他弯着身子，张开双手，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好象个受惊的动物。他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堕落：一种处于困境的动物所固有的本能的伤悲压抑着他。待响声消失之后，他从门内走了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人。在走廊尽头油灯的照耀下，他看见一只猫竖起了尾巴擦墙而过。一双有弹性的鞋放在门边，在地上投下了自己的阴影。

他捡起了鞋，把它们藏在大衣下面，向大门口走去。一个男人垫着一张席子睡在院子中，看守着过路客人的马匹。大门轻轻开着。艾利亚平平稳稳地走了出去。他上了沿海公路。路的一边是灰色的大海，天空中悬浮着颤动的群星，它们好象也要脱离苍穹，降落人世。

“奇怪，自然界也好，人类也好，一切都是朝下的。”艾利亚思考着。他迎着海风迅速穿越被黑色群山和灰色海洋包围的黑黢黢的原野。

他走了大约半个小时，以为到该穿上偷来的鞋子的时候了。他在一块路障石上坐下，将鞋穿上，又用手去摸了摸。他对这双柔软、宽舒的鞋很为满意。但是，当他躬着身子去穿鞋的时候，一种堕落之感又油然而生，使他沮丧万分。

“要是他们来追我，怎么办？我的妻子又会说些什么？艾利亚·卡拉伊，你要偷也起码偷他个几百万，而不是那么一双破破烂烂的鞋呀！”

“几百万！要是真想发这样一笔横财，那我马上就可以

— 缘 —



弄到手。”他喃喃自语，嘲讽自己，同时伸了伸脚，让脚趾在鞋里蠕动着。可是说来也怪，脚一动就灼热起来，好像不乐意待在鞋里。

把自己的那双鞋往腋下一夹，他又重新上了路：一旦有人追来，他好再穿上自己的鞋而把别人的扔掉。可是他已无法走得像从前那样快了：他的双腿在发抖。他不停地停下来，好像听到后面有脚步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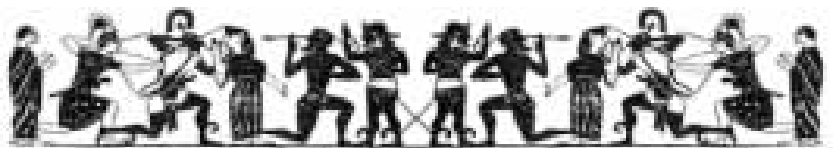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朝霞从浅蓝色的大海中升起，停留在薄薄的云层后面。它好像魔鬼那样使艾利亚胆战心惊。现在，同他走一条道的人都会发现他。他们到奥罗赛依镇，一听说偷鞋事件，就会说：“我们遇到过一个大衣下面夹着一包东西的形迹可疑的行人。”

他确实遇见过一个乡下人，挎着一个包，拄着拐杖，像一条黑影在晨曦中安然走过。他感到这个乡下人老回过头来向他看，向他冷笑。

天气灰暗、阴郁。云雾像一团团杂乱无章的黑色线团从群山向大海迅速移动，又从大海移向群山，碰到岩石和礁石，稍微疏朗一些。乌鸦从荒原上空飞过，发出哑哑的叫声。

前一天静谧的景色已经不见了，现在，一切都蒙上一层混沌、邪恶的色彩。艾利亚似乎听到远处的声音，人们在追逐和嘲弄他时发出的吆喝声。

最后，他还是穿上了自己的破鞋，将别人的那双扔在路上。即使这样，他的心灵也没有得到安宁。一幅幅古里古怪的场面在他的想象中展开：和他同铺的两个旅客中的一个，沿着他走的这一条路赶来，找到了自己那双鞋：他受到追



踪，结果暴露了情况，被迫认错，受到种种凌辱……或者，一直追踪他的那帮人发现了赃物，不断折磨他，直到他可耻地赎了罪。他的妻子又会说些什么呢？他的幼稚的思绪为疲倦和饥饿所困扰，一切都被放大了，打乱了，好像冬天动荡在天空中的浮云一样。他后悔不该离开家门，不该放弃平常的安宁而去追求无益的幻想。谁知道大叔的遗产居然给他留下了这么多的烦恼和痛苦。他就这样堕落了。

他又折了回去。在原来丢掉鞋子的地方，又找到了那双鞋。他在那里逗留了好一阵子，望着鞋子久久发呆。怎么办？即使把它们藏起来，埋在地下，事实也是抹不了的了，他偷了东西。他像只受惊的野兽趴在地上胆战心惊：这一瞬间的回忆将时常给他的生活投上阴影。

他重又将赃物放在大衣下，特意放慢脚步，往回走。到达市镇已是晚上。他已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他感到非常虚弱，以致一阵风都可以把他像一根草一样刮倒。他好像在梦境中来到了小客店，准备将自己的罪过和盘说出。可是客店里一片安宁：没有人说起这件事，也没有人注意他和他的外衣。他吃了饭，订了一张床位。给他的仍然是前夜的那一张铺。他把鞋放回原处后，就睡着了。他睡得那么死，人们不得不唤醒他，说已经是中午了。他用剩下的两枚钱买了一块面包，重新上路。

天气重又变得美好：被黑色群山和蓝色海洋包围的原野具有一种原始景色的令人抑郁的魅力：一切都是葱绿而富有生气的，但就好象某些人那样，开不出任何鲜花。

虽然艾利亚穿着破鞋，走起路来倒挺顺利。这还有一个好处，人们会把他当作乞丐，留他在马厩里过夜，还给他牛



奶和面包呢。

他来到奥罗赛依镇，大叔才死几个小时。女仆向他投去不信任的目光，问他：

“你是他的侄子吗？为何不早一点来呢？”

艾利亚没有回答。

“我的有福分的主人等你了呢！三天前还让人给你拍了一封电报。他说你是他唯一的亲戚，可是你把他忘了。因此，今天早晨，见你没有来，他立下了遗嘱，决定将遗产分给海员的孤儿们……”

艾利亚回到家中，看见他的妻子还在晒太阳，苍白的脸庞无动于衷。

“圣妇呀，你收到电报后为何不回电说我已动身了呢？”

“你不是一样要到的吗？为什么你迟到了呢？”

艾利亚没有回答。

— 愿 —



牧 人 耶 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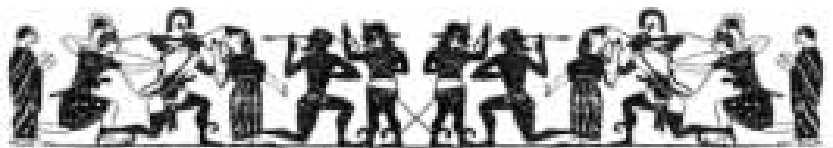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意〕乔·维尔伽

那个牧马的孩子耶利是在十三岁时认识唐阿尔丰索少爷的，那时候，耶利个子很矮小，还够不到挂着牧铃的老牝马阿白的肚皮。人们总是看到他在乡下的山冈、平原上放马，他要么一动不动、笔挺地站在斜坡上，要么蹲在大石块上。

他的朋友唐阿尔丰索暑假到乡下来时，每天都到太比迪找他，两个人一块儿吃这个少爷带来的一点巧克力，吃这个牧童的大麦面包，吃他们从附近偷来的果子。起初，耶利按照西西里人的习惯，管这个少爷叫“阁下”，但是，在他们扎扎实实地打了一架，见个高低后，他们却成了可靠的朋友。耶利教他的朋友如何爬上比利科迪亚钟楼还要高的胡桃树顶去掏喜鹊窝，怎样用小石子打飞翔的麻雀，怎样一把抓住跑过来的头一匹野性未驯的小马驹的鬃毛，一跃而跨上它那光秃秃的马背，不必害怕它怎样怒啸狂跳。

在割过草的田野上疾驰快跑，马鬃迎风急摆，是多么有趣啊！在四月的可爱的日子里，风儿把青草刮成层层起伏的波浪，牝马在草场上长嘶；夏天美好的午刻，在朦胧的天空下，田野一片苍白，阒无声息，蚱蜢在土块间哗啾作响，仿佛残梗着了火；冬天的可爱的天空闪现在光秃秃的杏树枝杈间，枝杈在东北风中哆嗦，马蹄踏在小石径发出冷落的声音，云雀翱翔在碧空中高兴地啼啭！晴朗的夏天暮霭，迷雾

— 怨 —



似地慢慢云集，深及肘腕的干草堆散发出香味，黄昏的昆虫发出忧郁的嗡嗡声，还有耶利那管两个音调的笛子，总是咿咿呜呜地响，使人想到很远的事物；想到圣约翰节，圣诞节夜，想到拂晓时的钟声，想到以前经过的种种奇妙事件，这些似乎都是那么遥远的而又令人悲哀的事情，使人不禁抬头仰望天空，热泪盈眶，仿佛在天际闪烁的星星刹那间化成阵雨，直浇进你的心田，把心也给淹埋了。

耶利并没有这种忧郁的心情，他坐在斜坡上，鼓起腮帮子，一门心思在咿咿呜呜地吹笛子。过了一会儿，他大声叫喊，丢着石子，又把牲口赶在一起，赶回了十字架山那边的马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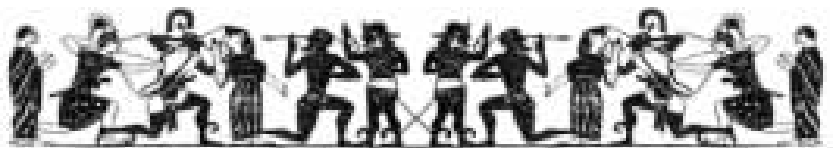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有时候，他气喘吁吁地跑上陡峭的斜坡，跨过山谷，对他的朋友唐阿尔丰索高声叫嚷：

“嗨，呼唤那只狗，呼唤那只狗”，或者“帮我对那匹栗色马扔块石子，它在装模作样，在拼命磨蹭，慢吞吞地在山谷里踱方步”，或者“明儿早晨给我带枚粗针来，带枚丽亚太太的粗针来”。

耶利会用针做出他喜欢做的任何东西来，他那只帆布背包里装了一些破布，必要时，可以补补裤子或者茄克衫袖子。他还会用马毛编穗带，用谷底白垩土洗他天冷时围在脖子上的围巾。总之，只要他肩上挎着那个背包，他就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不管他是到了老远的雷塞康树林里，还是迷失在喀塔吉隆平原的深处。丽亚太太总是说：

“看耶利那牧童，他总是一个人在野地里，仿佛他是牝马生的，所以他的双手才那么灵巧，什么都会做。”

事实上，耶利的确不需要任何人帮助，不过，庄园里大



家都乐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因为他是个肯帮助别人的孩子，总是可以从他那儿得到些东西。丽亚出于邻居的好心，为他烘面包，他便送她装鸡蛋用的小巧的柳条篮子、藤卷纱器以及其他一些小东西。

“我们真像是他那些牲口，”丽亚太太说，“大家互相搔搔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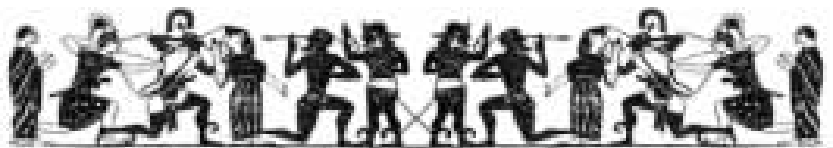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在太比迪，大家都从小就认识他，那时候，人们都看不见他，因为他总是在放牧在立特曼牧场的马匹的尾巴丛中。但是，你可以说，他是在大家的眼皮底下长大的，虽然谁都没有注意过他，他总是带着马群到处放牧。正如俗语所说的，“天公像下雨那样把他落了下来，地母又把他捡了起来。”他的确是属于那种无爹无娘、无家无室的人。

他母亲在维齐尼帮工，一年只能在他带着小驹去赶圣约翰节集市时才见到他一次。她死的那天，人家来告诉他——那天是星期六晚上——到了星期一，耶利又回来牧马，这样一来，那个来替他看马的农民，地里的农活，一天也没有耽误，可怜这孩子回来时，心绪非常烦乱，以致他那些小驹经常闯进麦田。

“嗨，耶利！”佃农阿格利皮诺在打谷场对他高声叫嚷，“你要我抽你一顿鞭子吗，你这狗崽子！”

耶利立刻跑去追那些走散了的小驹，慢慢地把它们赶上山去。可是，他总是看到他母亲，脸上盖着一块白帕子，再也不能同他说话了。

他父亲在利科迪亚那边的拉果雷提看牛，周围的农民都说，“那地方的疟疾横行，简直可以收割一大批。”可是，在疟疾泛滥的地区，牧草繁盛，牛并没有染上热症。耶利一年



到头都和他的马群待在田野里，不是在东费朗太，就是在康姆曼达，或者在依阿契塔诺谷，那些抄近路的猎人和旅客常常可以在这里或那里碰到他，像只无主的狗儿那样。

他毫不在乎，总是同马待在一起，马一步步地走在他前头，一边走，一边吃苜蓿，鸟儿成群结队在他左右盘旋，太阳一直在慢慢地走完一天的路程，直到影子拉长，然后消失。他有时可以看着云儿一点一点地聚积起来，堆得像山峦和溪谷。他知道天要下雪时风是怎样吹的。每种东西都各有它的外表和意义，每时每刻，总有可以看看、可以听听的东西。将近黄昏时，当这个牧童一坐下来，吹起他那支接骨木的笛子时，那匹黑牝马就会靠过来，无精打采地嚼着苜蓿，站在那儿，用它那忧郁的大眼睛望着他。

他只是在帕萨尼太洛的荒沙地时才确实感到有点忧郁，那地方，既没有矮树丛，也不长灌木，在炎热的季节里，连只飞鸟也看不到。马儿围成一圈，彼此相互遮阴，耷拉着脑袋，在夏天打谷季节的长昼中，在悄悄而猛烈的日光洒下的那种始终叫人气闷的热气里，接连度过十六个小时。

不过，哪儿牧草丰富，马匹喜欢逗留，这孩子则忙于做这样那样的小事情。他做装蚱蜢的竹笼子，做雕花的笛子，做灯芯草篮子。当北风把一长行一长行乌鸦赶过山谷，或者当知了在那把残梗都烤焦了的太阳里振翅长鸣时，他就用四根树枝搭成一间小棚子。他在漆树枝的余灰里烤橡实，自以为在吃烤栗子，有时碰到大片大片的面包开始发霉长毛了，就烤面包。在帕萨尼太洛，到了冬天，路很难走，有时半个月都看不到一个人。

被父母关在家里穿得暖暖和和的唐阿尔丰索，真羡慕他



朋友耻利那只帆布背包，包里有他所有的家当：面包，红葱，一小瓶酒，御寒的围巾，用来缝缝补补的破布，针线，装着火绒火石的小盒子。他还羡慕耶利那匹头挑的斑灰色牝马，人们叫它生蚤的灰马，这牲口额上竖起一簇毛，细眯的眼睛，鼻孔张得老大，好像有谁要骑上这“乖戾的猛犬”。可是，它却让耶利骑，让他挠挠它的耳朵，就是不让别的人碰一碰，它不住地用鼻子向他嗅嗅，听他要说什么。

“别乱碰那匹灰斑马，”耶利对他说，“它并不凶，只是不认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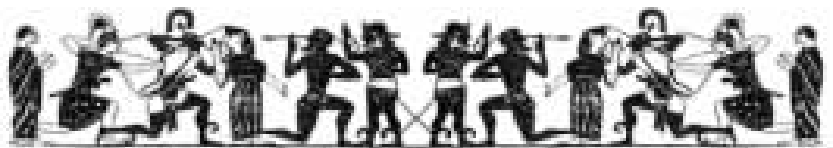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那个布查里人斯克杜在圣约翰集市买下了那匹卡拉布里亚牝马，讲好要让它寄养在马群里，直到葡萄收获的季节。等他把这匹牝马牵走之后，那匹栗色小驹就成了个“孤儿”，哄也哄它不好，它独自跑到山顶，下巴迎风，萧萧长啸。耶利在后面追赶，高声喊它，小驹停下来听，脖子直挺挺的，耳朵不住扇动，尾巴猛地甩动，不停拍击双肋。

“这是因为人们把它母亲牵走了，它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这个牧童说，“现在我得好生看住它，它会从峭壁上跌下去。它像我一样，我母亲撒下我死去的时候，我当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过了一会儿，那匹小驹开始嗅嗅苜蓿，半心半意地吃了一口。

“你看！它慢慢地开始忘记它母亲了。不过，它同样也要卖给人家，马儿是注定要卖给人家的，就像羊羔是生来让人家宰杀的一样。上云就要下雨。只有鸟儿什么事也不做，成天飞飞叫叫。”

耶利心里糊里糊涂，想不明白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因



为很少有人同他谈天，他也从来急于要把心里那些事情掏出来理个清楚，他总是把这些事情埋在心里，让它们在那里发芽，直到它们一点一点地冒出头来，像太阳底下的树木抽芽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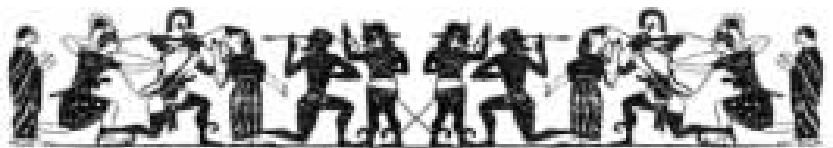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就是鸟儿，”他又说，“也不得不自己去找食物，到了大雪盖地时，它们就会死。”

他想了一会儿后又说：

“你也像那些鸟儿，不过，到了冬天，你可以不必担什么心，坐在炉边烤火。”

唐阿尔丰索回答说，他还得上学念书。如果那个少爷开始念起书来，耶利便眼睛睁得老大，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疑惑地看着那本书，又望望那个少爷，一动不动地听着，眼皮轻轻地眨个不停，像那些走到人身边来的牲口一样神情那样紧张。他喜欢诗歌，尽管歌词听不懂，可是，那和谐的音调叫他听来很舒服，有时候，他听得皱紧眉头，缩紧下巴，好像心里头思绪万千；接着他连连点头称是，带着一副狡黠的笑容，抓抓头皮。在那个少爷开始写起字来，表示他多能干时，耶利会整天站在那里盯着他，突然不禁露出疑惑的神色，他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把他刚才说的话或者把唐阿尔丰索刚才说的话又写在纸上，甚至还能把他从来没有说出口来的那些事情也写在纸上，因此，他最后仍是露出那狡黠的笑容。

如果他脑子里突然想起了什么引起他怀疑的新问题，他就像他那匹灰斑牝马一样，就是不相信地对那问题吸溜着鼻子，他对世间任何事情都不感到奇怪。你可以对他说，城里马乘车子，他准会不为所动，露出一副东方人的淡漠神气，



也是西西里农民的尊严神气。看来他好像是用自己的愚昧来保护自己，仿佛愚昧就是贫困赖以存在的力量。每当他无可置辩时，他就强装狡黠的顽强笑容，一再重复说：

“不，我对这问题一点也不清楚，我穷，我……”

他让他朋友唐阿尔丰索在他找来的一片纸上写下玛拉这个名字，天晓得他是从哪儿找到这片纸的，因为他看到地上有什么东西，都捡起来，同他那卷破布放在一处。有一天，他不声不响，全神贯注地张望了一会儿后，极认真地对他的朋友说：

“我已爱上她了。”

唐阿耳丰索尽管是个读过书识过字的人，还是眼睛睁得老大。

“真的！”耶利又说，“是原来住在这里的佃农阿格利皮诺的女儿玛拉，现在他住在马里内奥，就是平原上那栋大房子。你可以在利太芒牧场看到那所房子。”

“这样说来，你想结婚啦，是吗？”

“对，等我长大了，一年赚到四镑工钱时就结婚。玛拉现在还不知道我的打算呢。”

“你为什么告诉她呢？”

耶利摇摇头，沉思起来。接着，他打开那卷破布，打开唐阿尔丰索为他写了名字的那张纸。

“一点不错，这上面写的是玛拉，唐捷苏阿多，那个田地看守人念过了，还有柯拉教友，那个方济会修道士上次来取豆子时也念过。”

“识字的人，”他又说，“就像是他把字都放在火绒盒里

— 员缘 —

